



Literature&Arts

锦水

08

成都日报



2025年2月17日
星期一

诗
歌

倾听春天太阳的声响 (组诗)

□刘建华

春天的祭坛

旧叶，衰老的黄金，被生命之鸟
衔来，被时间之光摘走的供品
此刻，冰雪以极致的深情点燃祭坛

严寒如父，绝情才是爱的顶峰
生命的气息，丝丝缕缕的脉络
一点点如消失的钟声，腐烂铭心地

一次次烧制自己，而脱胎换骨
那些悲壮的消失者，正以香消玉殒的新生
一寸寸铺排开来，筑高春天的祭坛

立春之蹄踏破原野的梦，故乡的
窗内传来第一声鸟鸣，挺立在村庄的
树木，如先人之碑，一抔新土垒了过来

第一缕阳光

一捧金箔熔解在晨韵的容器里
百合的眸光闪亮玻璃窗的斑驳

我如一条老木船，漂在碧蓝的海面
颤巍巍的十指倔强得如锈蚀的摇橹

捧着勒内·夏尔的掌纹，捧着
浪烧涛焚的诗句和澎湃的理想

凝神静听远去的盐霜激起的回声
裂开时光粉红的伤口

让早起的草莓吐出
春天的第一缕阳光
沙西线的梅花开了

沙西线的阳光流成河，树木如挺拔的岸
黛青的岸，响着车流的波涛，阳光翻卷着新春的喜悦
沙西线的梅花开了，照亮了妹妹的八楼
那是挤进阳光里抢眼的浪，红艳艳的火浪

枯干的枝丫，面部也映照着生命的光芒
像旗帜一样的梅花，其生气和活力逼退冰寒的利爪
眼睛里也蓄满了火焰，或者一张电网在身体里串烧
我怀疑我心力的热点，又会在一个春天的起点投降

古堰立春图

木槿枝头悬着的红灯笼，为每根
归途的枝条点亮暗语。茶芭在枝头
拥挤成团，啾啾沸沸的爆竹声
走马河纺着融融的丝线，把翡翠绸缎
与转经筒的密语，织入薄雾缠绕的东方

初生的执念正穿透羽叶祭坛，仰望那些
被风雪雕刻的脸——沧桑沟壑里
金质的泪水正在结晶，在料峭枝头
暗自积攒星光。直到某根枝条率先挣脱
成为原野上独舞的火把

竹环怀抱熊猫欢乐的城堡，湿地孤鸿单了
一冬的柴坊正在为春天的川西坝子调色
残荷在湿地写下新的韵脚，宝瓶口旋起
月光的绸裙，灵岩书院翻动的书页惊起白鹭
海棠已捧着陆游的诗笺诵读

剑兰与老陶缸在墙根交换着暗香。
昨夜白素贞守在断桥边的残雪梅枝前，已蘸好朱砂，
樽满青梅酒等待融雪的伤痕里，灌注爱情的诺言。
等待青春和幸福迈向田野，
等待冻土之下传来太阳炸裂的声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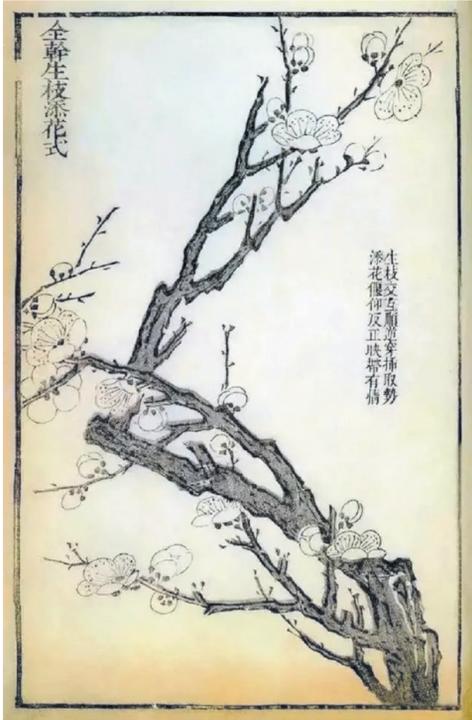
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草堂梅信：三叠成都梅花魂

□舒墨煊

时
令

小寒首候，
忽见西郊草堂
的檐角挑起一
痕胭脂色——
仿佛是千年前
杜工部手植的
朱砂梅，穿越乾
元二年的风雪，
准时点燃了成
都的春信。至
正月初七日八
日前后，浣花溪八
百亩梅林已值
盛时，青羊官至
合江亭的梅径
上，官粉梅瓣落
满诗碑，而枝头
新绽的玉蝶梅，
正与二十四番
花信风“始梅
花，终楝花”的
时序暗合。



选自《芥子园画谱》

第一叠： 诗笺酬梅，斜阳古今

疏影横斜的典故，原是林和靖在孤山
写就的注脚，却在浣花溪畔显出了别样风
神。草堂柴门前的玉蝶梅正簌簌落着六
出冰绡，那些素白花瓣坠入工部祠前的砚
池，恍惚便化成了《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里
未干的墨迹。“江边一树垂垂发”，杜诗
中的梅魂，此刻正在枝上颤动。

草堂梅事，始于杜甫与高适的“人日
酬唱”。乾元二年人日，高适寄诗“遥怜
故人思故乡，梅花满枝空断肠”，杜甫睹
梅思友，回以“幸不折来伤岁暮，若为看
去乱乡愁”，将乱世飘零之苦、故交相惜
之情，尽凝于数瓣寒梅。而今草堂北门
梅园内，“红梅艺术展”正盛：五百余盆
百年梅桩，或如苍龙探海，或似孤鹤引吭，
旁边穿汉服少女用暖宝宝焐热冻僵的手

风
物

春天，万物萌发。
那天在楼下散步，发现院子里的海棠
树已布满了鼓胀胀的花蕾，有的已撑开了
包裹严实的绿衣，透出了几分笑颜，嫣红
小巧，似胭脂点点，又像是满怀心事的少
女，欲将一颗芳心掩藏在重重的枝叶间，
等待着向有情人展现。

近些年，我倒是写过一些花花草草的
小文章，像梅兰竹菊、松竹梅，还有莲花、
小草等，却很少去关注和研究眼前这些娇
艳的海棠。
海棠的品种是很多的，不同品种的海
棠又有不一样的风格美。我居住的这个
小区，就植有贴梗海棠和垂丝海棠，那是
当年修建小区时移植过来的，树龄差不多
有30年以上了。贴梗海棠又称铁脚海
棠，枝条直立开展，有刺，花先叶开放，3—
5朵簇生于枝条上，花色猩红或淡红色。
垂丝海棠则树冠疏散，枝开展，其花瓣
轻柔如绢，花色粉白相间，花开盛期，花簇
拥着，非常热烈、浩大，从远处根本看不清
每一朵花的样子。

成都人对海棠花应该说是情有独
钟的。唐代诗人薛涛曾以“浅深红腻压
繁枝”称赞蜀中海棠花。北宋著名现实
主义诗人梅尧臣也曾以“蜀海棠胜胜三
川”称道蜀中海棠。我去过成都的一些
公园和居民小区，随处都可见到海棠
树。还有专门以海棠命名的公园和学校，
如“棠湖公园”“棠湖中学”等。20世
纪80年代始建的棠湖公园，承续着千年
海棠文脉。公园里植有数百上千株的
海棠树。每当海棠花盛开时，粉白相间的
海棠花衬着嫩嫩的新叶，让人沉浸在
花的海洋而流连忘返。

去年三月里，正值春分时节，朋友约
我去杜甫草堂观赏海棠花，同游的几位
都是相熟的友友。大家都知道，杜甫草
堂是唐代大诗人杜甫为避“安史之乱”流
寓成都时的居所。他先后在这里居住将
近四年时间。他离开成都后，草堂是屡
兴屡废，屡废屡兴，现已发展成一处集
纪念祠堂格局和诗人旧居风貌为一体，
建筑古朴典雅，园林清幽秀丽的文化圣
地。在我的印象中，杜甫草堂的海棠是
最出名的，尤其是在冬天里，那枝梢上
盛开的蜡梅花，花香袭人，让人感觉到清
冷的季节里有了鲜活的灵动感。

指。她发间花簪弯折的投影，正是梅枝
虬曲的弧度。
转过水槛，忽见一树官粉梅倚着花
径门洞，淡红花瓣边缘镶着银线，恰似
诗笺上晕染的朱痕。蜡梅此时已零落
成泥——那樟科灌木终究不是真梅，纵
有冷香袭人，到底少了真梅的玉骨冰
姿；真正的梅韵，原是要待人春前的寒
露来催发的。

第二叠： 梅格三变，清贞入骨

沿锦江而下，浣花溪的梅影正在水波
里书写二十四番花事的初章。望江楼
下的梅廊此刻最是旖旎。垂柳的绿烟是
吴道子的春蚕吐丝，老梅的红萼却是徐
熙的没骨写意。陆放翁笔下“二十里中
香不断”的盛景，原是这般虚实相生的
画卷：朱砂梅的倒影在桥下碎成点点
丹砂，恍若当

海棠依旧

□钱声广

说实话，到杜甫草堂去观赏海棠花
开，我还是第一次。在友人的引领下，
我们看到了那垂于溪边的海棠，一簇簇、
一片片、一朵朵盛开着的海棠花，完全
可以用气势恢宏来形容，恰似一幅美妙
的国画，吸引无数游客前来观赏拍照。
我们驻足于海棠树前，痴痴地看着那
满树被风拂动的层层花浪，迟迟不愿离
去。海棠花的香气虽不及蜡梅那么馥郁，
但各美其美，我们如饮美酒，醉意朦
胧。

我知道，海棠历来有“国艳”之誉，
历代文人墨客都为之倾其笔墨。

北宋文学家苏轼在不惑之年，半生
风雨跌宕起伏，被贬黄州后，仍不减文
人的雅性和诗意，写下了一首传承千古
的《海棠》诗：“东风袅袅泛崇光，香
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
烧高烛照红妆。”诗中表达了苏轼对
海棠的痴迷和热爱，即使潦倒困顿，也
要秉烛赏花，且怡然自乐，可以看到苏
轼是多么的乐观、豁达、率真而又浪
漫。

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一首《如
梦令·昨夜雨疏风骤》词，寥寥几十个
字，更是写满了对海棠的爱惜之情。词
曰：“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
否？应是绿肥红瘦。”在李清照的笔
下，一场夜雨突然袭来，在劲风的摧折
下，原本娇艳的满树红花却在瞬间凋零。
星星点点的胭脂红在重新新绿中略显
得如此的单薄和萧瑟……每每吟诵此
词，深为李清照这位爱花护花惜花的多
情女子而感动，将海棠花生命盛放与凋
零写到了极致，千百年来，让人沉醉其
中，欲罢不能。

当我们目光从宋代文人的海棠情
结回望盛唐时，自然就谈到了诗圣杜
甫。据学者统计，他在成都生活了差不
多4个年头，留下了230多首诗，且他
现存的诗中涉及梅花、菊花等20余
种花卉，唯独没有海棠花的诗句。是
他不喜欢海棠花吗？还是别有隐情呢？
有人说，杜甫那个时代，海棠在成都
尚未大规模栽植。宋代文史学家宋祁，
在任益州知州时，系统整理蜀地风物。
他的《益部方物略记》中载有：“蜀之
海棠，诚为天下奇绝……然不可得而
识，惟工于画者能传其态”，此时距
杜甫逝世已近300年。

年薛涛在《酬辛员外折花见遣》里遗
落的诗眼。

宋代张功甫在《梅品》中列“淡云、
晓日、薄寒”二十六宜，将赏梅化为
心境镜像。林逋孤山植梅，疏影投水
成“梅妻鹤子”的幽寂；王冕墨池写
梅，清气凝作“只留乾坤”的孤高。至
近代，石评梅寓居“梅窠”，以冷艳
对抗旧世枷锁，梅香遂成独立精神的
图腾。而今成都路边处处可见梅花，
晨练老者指之如认故友——从士大
夫的比德之物，到市井的生活知交，
梅之精神终在人间烟火里落地生根。

墙角的老梅总比别处早开三日。枝
丫间突然探出直播杆，穿羽绒服的主
播在教网友辨认朱砂变种。忽有汉服
少女将即兴填写的《鹧鸪天》系上梅
梢，末尾二维码在风中轻旋——这
场景恰似杨万里笔下“折梅未必多
奇事，且看新诗换旧诗”的预言，在
数字时代衍生出新的互文。

第三叠： 冷艳要宜新世界

苏州问梅阁外，老梅需斜倚太湖石，
方显“疏影横斜”的逸趣；杭州灵峰
探梅，必要绕屋三十树，始成“香雪
海”之空蒙。古人以“二十六宜”界
定赏梅雅境，张功甫的审美范式，在
当代演化出更复杂的维度：上海静安
雕塑公园用锈钢板衬官粉梅的柔媚，
贵州荔波万亩梅园用AR呈现“数字
梅林”，无论是装置艺术解构古典意
象的巧思，还是数字代码重构现代梅
魂的新意，中国人始终在寻找调和现
实与理想的“第三种滋味”。

寻常百姓家，亦效仿古雅：白瓷瓶
插素心梅三两枝，佐以佛手、南天竺
果，便是岁月图景；玻璃皿盛清水，
浮红梅数朵，竟成现代艺术。梅花审
美史中曾有无数次的误读与重构——
王冕泼墨的“不要人夸好颜色”，在
当代演化成小红书博主的流量密码，
亦化作都市女性腕间刺青的痛感美
学。我在暮色中穿过浣花溪醉梅园，
陆游塑像的衣袂沾满美人梅的花瓣。
手机突然震动，朋友圈里正刷屏着
用AI写梅诗，这让我突然想起了诗
人海子那句：“我们确已回到最初
的梅香”，只不过这次，我们带着分
子式、二进制和赛博朋克的月光。

暮色渐沉时，草堂的海棠已飘过第
七重院落。电子灯笼映着真梅花，古
琴混响伴着落瓣声，这般场景，恰似
梅花穿越千年风雪，终于在钢筋林
里续写新的传说。



【清】恽寿平《海棠图》

由此可以说，那时海棠还未能成为
主流审美意象。还有人以为，杜甫不
写海棠诗是因“避母讳”。同行中有
从事文史研究的朋友说，宋人王禹偁
在他的《诗话》中确有“杜子美避地
蜀中，未尝有一诗及海棠，以其生母
名也。”此说也实为宋人推测，也反
映的是后世文化建构中历史真实与
文阐释的复杂互动……

草堂归来，我在想，对比于苏轼和
李清照的海棠情结，杜甫则更倾向于
“青衫寒不落”的劲健意象。值得肯
定的是，杜甫在成都留下的诗，为世
人诗意地描摹出了成都全景——温
润的气候、乐观友善的人民、深厚
的文化底蕴。学者如是说。

现在又到了海棠花开时，我要把
有关海棠的话题写到一段文字里。写
这个让人深爱的千年的精灵，写这
个在春天灿烂一树的“国艳”之花。
我甚至想到：从唐代贾耽的《百花
谱》到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
从敦煌壁画中晚唐时期的海棠纹样
到苏轼诗笺，海棠在中华文明的长
河中始终绽放。它既是“绿肥红
瘦”的易安愁绪，更是“故烧高烛
照红妆”的东坡风骨，最终沉淀为
民族文化基因里的美学符号。

情
感

东风解

□潘鸣

如果你问我，立春那一天，有什么最
让我怦然心动？那我告诉你，是风，
东风——春的信使。那个季令交替
的日子，我独自一人，徜徉于广汉
连山一大片麦田，静心汲取地气，
沐浴早春天籟。

“立春三候：一候东风解冻，二候
蛰虫始振，三候鱼陟负冰……”农
历二十四节气，这个起源于黄河流
域的上古农耕文明产物，蕴含的是
苍茫天地间人与自然通灵的秘密。
每个季令节点，总有微妙的物语如
期抒达，带给人们种种预示与提醒。
在立春之日漫行于川西平原庄稼
地，我明显感觉到拂面而来的风与
先前不同。它不再从西北方向刮
来，而堂堂改道正东。那风劲头不
小，怕是有三级以上，带着鸽哨似
的呜呜声。一浪浪扑在肩膀上，仍
然有几分冷硬，却不再像隆冬寒
风那般给人“撕割”的刺痛感。

东风匍匐身子，一头钻进茫茫麦地，
在每一株麦秸上下一遍又一遍摩
擦，在每一寸土壤间一口接一口呵
气。我知道，它这不是无聊的嬉
玩，它是在履行新时令赋予的神圣
职责。它要为前一阶段被冰霜冻
得僵硬的麦秸解除束缚，使所有的
麦苗恣意舒筋活络，顺利复苏，返
青拔节，抽穗孕籽，向着又一个丰
收季节挺进。它要把板结的冻土一
点一点吹酥酥，让其恢复疏松通
透，为大田麦苗充分吸收春灌肥水
清除阻碍，也为冬眠的昆虫们惊
蛰时日重返生天提前辟出曲折折
的幽径。

东风又被乡人唤作“树芽风”。它
在乡野小河边的柳树、酸枣、构
木、香椿、泡桐树枝上盘绕，撩
得那些枝丫一阵颤动。眨眼间，一
些米粒状的芽苞变戏法似的从光滑
的枝干上冒出来。毫不夸张地告诉
你，这样的嬗变，每相隔小半日都
会有肉眼可辨的差异；不出三天，
你再来看，高高低低的树枝，定然
会泛出翡翠一样的团团新绿。继
而，便是枝叶婆娑。

东风唤来万千树木的勃勃生机，
同时也会把一些垄上作物蓦然吹
“老”。路过一块农家菜地，我
看到，畦垄之上，一些白白黄黄的
细碎花朵正随风摇曳。朵子下面，
连缀着红白菜薹、青笋、萝卜、
苕蓝、菠菜……对这些蔬菜而言，
开花不是嫣然正青春，而是象征
着它们的生命已进入老迈之境。
经历两场春风吹，苕蓝会起帮，萝
卜会空花，菠菜会冲薹。东风吹
老一茬秋冬作物，但很快又会在同
一片田畦上新一茬春夏作物。它
们或许是茄子、辣椒、豇豆、
黄瓜、西红柿……新老交替，生
生灭灭，是庄稼地里永不谢幕的
情景剧。

东风吹掠路边一座农家院。透过
洞开的院门，看到院子里男女老
少欢声笑语，热闹非凡。院外路
边停着一长溜来客的小轿车、摩
托车。显然，这家人是在请春酒。
时近中午，铺排密匝的餐桌已开
始安客。院坝里回旋着些许早春
风寒，可是不用担心饭菜被吹凉，
主人提前搭好了严实的塑膜遮棚。
聘请的厨子很专业，传统九斗碗
是拿手好戏，一应餐具桌凳调味品，
连带可移动的燃气灶台，一条龙
包揽服务。每桌花销不过五六百
元，主人只需按餐标结账买单即可。
主宾济济一堂，犹如被罩护在恬
然的玻璃阳光房里。东风绕着遮
棚打旋，不是说风凉话，是在为一
场其乐融融的农家欢宴喝彩呢！

一缕东风被一伙孩童牵着鼻子
走了。孩子们嘻嘻哈哈奔跑在田
埂上，拽住风尾巴，借力放飞几
只五彩斑斓的风筝上天去。东风
定力十足，心性不乱，让那风筝
载着快乐的童心越飞越高。有个
孩子突发奇想，说是要给天上打
个“电话”。他随手摸出一张小
纸片，撕个豁口，把纸片套到筝
线上。东风又来帮忙了，鼓腮一
吹，纸片儿滴滴溜溜旋转起来，
顺着筝线一路飞升，转眼成了影
儿。“打通了！打通了！”孩童
们欢呼雀跃。他们向缥缈云天
说了些什么话？也许只有东风
听懂了。

东风把风筝带上半空，顺势往
更高处掠去。天穹上，沉闷多日的
铅云渐渐被吹薄了、消散了。久
违的蔚蓝色天幕，衬着一轮玫
红的日头浮现出来，一弧天宇豁然
开朗清亮了许多。几团云絮凝聚
成朵，边缘绽开如莲。经过阳光
漂染，乳白色质里透着淡淡橙黄。
云朵们一刻也闲不住，徐徐地从
东往西飘逸。

云没有腿脚，怎么会游走呢？
当然，又是东风助了一臂之力。它
为每一朵祥云都安上了看不见的
滑轮，让这些云朵变得格外轻盈，
轻悄悄地划过长空，奔向属于它
们的诗与远方。



春日。子恺绘